

PAPERS ON LANGUAGES  
AND HISTORY  
VOLUME 3

# 语言历史论丛

• 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 •

(第三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历史论丛. 3/四川大学汉语研究所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12

ISBN 978-7-80752-533-2

I. 语... II. 四...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4243 号

语言历史论丛 (第三辑)

四川大学汉语研究所

---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9.37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533-2  
定 价 2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师事片忆 .....	熊庆年 ( 1 )
高山景行 精严淹博 .....	华学诚 ( 8 )
杜道生先生轶事 .....	周及徐 ( 30 )
黄老刑名之学溯源札记 .....	魏启鹏 ( 36 )
《〈史记〉虚词通释》“何”条复音词语补 .....	管锡华 ( 43 )
《史记》“死”类词语初探 .....	黄建宁 ( 56 )
中国古文献的汉字处理与训诂刍议 .....	刘赛西 ( 82 )
《全唐五代小说》校勘商议 .....	范崇高 ( 90 )
试论古白话词汇研究的新发展 .....	徐时仪 ( 102 )
“摩顶放踵”解 .....	李恕豪 ( 120 )
中古汉语连词“不问”的形成 .....	袁雪梅 ( 124 )
李白诗歌中并列式复合词词义演变的途径 .....	黄 英 ( 137 )

- 《北梦琐言》中的动补式复音词 ..... 陈亚琳 (158)
- “秦陇则去声为入”考 ..... 刘志成 (167)
- 《广韵》等韵书中的成都话本字之二 ..... 周及徐 (175)
- 优选论与语音合并中的声调问题 ..... 罗红昌 (186)
- 四川省新津话音系 ..... 王晓先 周及徐 (201)
- 评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附 英文原文)  
..... [美] Julie. Lee. Wei, 周岷译 (225)
- 稿约 ..... (293)

## 师事片忆

熊庆年

毕业已经 20 年了，然而，想起诸位先生，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今略陈数事，聊寄思念。

—

冉友侨先生是诸位先生中第一个见到的。那是到川师去参加研究生面试，杨钢师兄领我去熟悉考场，路上正好碰到冉先生。只见先生高高的个子，长发向后梳着，鼻下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使我不由地想起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杨钢师兄上前问好并作介绍，冉先生点点头，只说了声“面试之前老师不接触考生”，便匆匆离去。听了这话，与其说心里多了几分忐忑，不如说是生出了几分敬畏。

正式入学以后没有几天，冉先生就把我们几个新生都叫到他家中，和大家聊家常，问生活。对我们几个外省的同学，尤其关

切，来成都路上走多少个小时，菜是不是吃得惯，气候是不是适应，家里是不是安排好了，一一细问。接触多了，方知先生其实很随和。有一次先生卷烟叶抽，看我好奇，便讲起烟叶的种种加工法和卷烟法，末了竟问我要不要抽，见我连连摇头，又忙说还是不抽的好。他常给我们讲自己的求学经历，讲读书的心得。记得有一次，他讲到研究训诂，强调什么书都要读，才能贯通。说早年他就曾经认真研读过房中术的典籍，房中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房中”书是汉代典籍的重要一类，不可不读，如今把“房中”书当作淫邪之书，是误导，即使是淫邪之书，也有其历史文化价值。20世纪80年代中，极“左”思想阴影尚未消去，旧传统束缚还很深，在那种年代，从曾经是副校长的冉先生口中听到这样思想解放的议论，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讶。

## 二

毕业前夕，刘君惠先生为我手书两首旧词作以为纪念。为何写那两首词，实在有些缘由。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闲谈，问及先生为何少见其旧时著作，先生讲了一段旧事。抗战时，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刘先生曾在该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刘先生随金陵大学复员南京。某日，刘先生忽接家中电报，说是岳丈病重，于是携一篮匆匆乘机返蜀探视。哪知家中岳丈安然无恙，将先生召回另有他故。先生岳丈是成都著名中医，担心先生远在金陵，春风得意，乐不思蜀，故出计以召，阻之远游。先生归后即遭家人“软禁”，百般无奈，只得放弃金陵大学教职。在南京的行李也再没有取回，书籍文稿，因此散失不少。先生每每念及，惆怅不

已，作《水龙吟》一首以抒怨。先生在家向我讲述此段故事时，尽管事情已经过去 30 多年，依旧耿耿于怀，特起身看师母是否在房侧，神情煞是有些酸楚。先生为我手书的第一首词《水龙吟·寄怀金陵旧友》，即是当年归蜀后之作。读程千帆先生自传，言刘先生因不适应南京生活返蜀，其实不知其中隐情。

刘先生手书的第二首词为《踏莎行·大千为张自寒画峨眉感旧图嘱题》，书此则另有一番缘由。20 世纪 40 年代，成都有十大才子，组成“转转会”，切磋文学艺术，每月一次，轮流作东。会中刘先生年最少，张大千先生年最长，两人相交甚笃。常常张大千先生作画，刘先生为之作诗题字。后来张大千去了台湾，刘先生原藏有多幅老友的字画，“文革”中遭政治冲击，为避受辱，刘先生亲自将其全部焚毁。改革开放后，张大千曾托人探寻刘先生信息，刘先生不应，以为无颜面对老友。事隔虽久，刘先生与我说起此事，仍然垂眉抚掌，长声慨叹。

刘先生手书词两首，实则坦露其人生旅程中的二段大悲喜。当时刘先生的手因帕金森症而颤抖，写字握笔不稳，练了很多张才写成。离成都前，刘剑三师兄与我一同向先生道别，见所书词，欲求先生将练习所弃赐予，先生不允。概并非自珍，实慎对往事。

### 三

郭诚永先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在川师最后一年，几乎每周都要拜见一次，或在系里，或去先生家。在这之前，上课时就听郭先生讲过“闹中取静”读书一法，即有意到嘈杂之处看书，

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锻炼集中注意力的本领。其时并不相信，因为人人都言读书当求僻静之所，排除干扰。然而去了郭先生家几次，才真信其说。除了师母生病先生在家择草药的两次以外，我都是在先生家附近的茶馆中找到先生。先生在茶馆中端坐，右手持书卷，左手握烟竿，桌上清茶一杯。我曾问先生，这么个喧哗之地，如何能看得进书？先生答道，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胸中自有书。要达此境界，没有一番修炼是做不到的。先生云，是的，早年有意而为之，后形成习惯，故“任凭风云多变幻，我自岿然不动”。

先生好酒，一日三顿，顿顿不离。但酒量并不多，一二小盅而已。酒是最寻常的双流大曲，下酒物也不拘，花生、黄豆之类，一把就足够。喝了酒，饭也不吃。偶尔我也劝先生，喝酒伤身。先生回答，喝酒养生，于是搬出一套理论，发挥一番。在学校拜见先生，多是在中午下课之后。先生往往一边啜着白酒，剥着花生之类，一边和我随性地聊。尽管知道我不会同饮，先总要礼让一下。先生平日言语不多，但微醺之时，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渐渐我也摸清了，这时候是向先生讨教的最佳时刻。

#### 四

离开川师之后，杜道生先生与我联系最密。每逢过年，我会给先生寄上贺年卡，以表敬意，每次总能收到杜先生的回礼——用工整小楷抄写的一份资料。2003年末，我因在日本当客座教授，怕先生回邮不便，故未寄送贺卡。以后担心先生年纪大了，书信邮寄会成为先生的负担，也就未再继续发送贺卡，现在想来

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从杜先生身上我得到的最大教益，是其厚道的人格。一次，我与先生聊家常，问及先生儿女，未料引出一段故事。先生中年丧妻，未再续弦。成都解放前夕，一在国民党军统中谋事的旧日同窗找到他，告如遇不测，请代为照顾妻子儿女，先生应承。后此人果遭逮捕，作为战犯被押。为着先前的承诺，先生与同窗之妻办了名义上的结婚手续，以便帮助其家庭，其实并没有实质地生活在一起。与一反革命战犯家属成亲，这在当时是极有风险的事，但先生义无反顾。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资助同窗的家庭，而自己的亲儿子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先生之子因此有怨。几十年间，先生用其坚韧的精神，维持着这种生活，使同窗一家数口安然地生存下来。每月拿到工资，他会准时寄钱给在陕西工作的名义妻子。逢年过节，他会寄去各种礼物，安慰同窗家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赦战犯，先生的同窗出狱，深谢先生援臂之恩。先生辞之，立即办理离婚，“完璧归赵”。同窗不受，先生坚持。同窗一家团圆后，先生一如既往，逢年过节寄去礼物。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数年之后某年春节，他寄去的新年礼物被退了回来，不仅如此，音信来往亦断绝。遭如此境遇，连同窗之妻的亲戚亦为之不平。先生叙说这段故事，异常平静，好似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我却不免唏嘘。

杜先生的厚道，也表现在学术活动之中。我读北京大学周祖谟先生编撰的《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发现其中反切多有错讹，遂写成一文，欲投出发表。呈杜先生审阅，先生建议不要发表，而是写封信向周先生求教。我听先生之言，且将拙文藏之于匣。大约是90年代初，《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一篇与周祖谟先生商榷

的文章，内容与拙文基本一致。我一时扼腕，但想起杜先生的教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与人为善，于己为福，即刻心静。

## 五

张振德先生是导师中最年轻的，因为他担纲研究所行政，大事小事我们都找他。我们同级七个，五个已成家，三个家在外省，各种事儿特别多。张先生体谅我们求学不易，总是想着法子为我们创造获得报酬的机会，以减轻我们经济上的压力。比如自考阅卷、编写资料等等。记得张先生主编自考的古代汉语教材，我们只不过是帮忙抄点资料，书出版后，张先生不但给我们补助，还请我们好好撮了一顿。那次是在锦江宾馆吃的，做菜的厨师是为毛泽东做过菜的大厨，烧出的麻婆豆腐味道极佳。此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美味的川菜。

张先生特别善解人意。1986年，我们到西南师大参加语言学年会，得知西师一些研究生开有计算机课，回来就向先生提出，希望也开设计算机课。当时川师计算机还非常少，师资力量也不够，只能满足部分理科生的要求。先生为此找学校有关部门多方交涉，最后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使我们这些传统文科专业的研究生很早就接触到了最前沿的科学工具。在电脑普及的今天，是很难想象当年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的。

张先生对我个人还有一段特殊的关怀。1986年夏，我打算到上海访学。张先生建议我到复旦大学去拜访他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张世禄先生是国内汉语研究界名家，拜访他是我求之不得的。临行前，张振德先生拿来两瓶泸州老窖和一包点心，让我带

给张世禄先生。还特意说，每次有熟人到上海，总要捎上两瓶的。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先生为了不让我尴尬。体贴如此，真好似父母一般。

**作者简介：**

熊庆年，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 1987 届研究生，教授，现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

## 高山景行 精严淹博<sup>①</sup>

——为纪念刘君惠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

华学诚

### 刘君惠先生小传

先生名道和，字君惠，号佩蘅，以字行。四川成都人。1912年10月27日（壬子年庚戌月丙子日，农历九月十八日）生。

先生1937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至1941年任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教员，1941年至1947年任四川大学、金陵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至1948年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授，1948年至1949年任中国公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南林文法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代院长，1949年以后任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sup>①</sup> 本文所引君惠先生的话，或取自本人当年的学术日记，或摘自先生的亲笔信函。前者不加引号。

先生曾从蜀中鸿儒赵少咸先生问学，早年受章炳麟学术思想影响甚巨，对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均有研究。新中国建立前，先生在金陵大学文学院主编的《斯文》月刊及金陵大学文学研究会会刊上发表有关我国历史文献的论文，同期主讲训诂学和诸子专书研究，撰有《诸子学道论》，编辑《训诂学名著选编》，著有《方言疏证续补》等；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刊发表《龙山十二论》，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先生精力聚于汉语、汉语学和汉语学史。在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先后讲授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为研究生主讲训诂学；1955年由四川师范学院印行教材《古汉语》与《古汉语参考资料》，1980年撰成《训诂学略例》，于1984年由成都中医学院印行，参编《汉语大字典》并担任编委，撰写《庄子字义疏证》。先生一生发表过很多重要论文，影响深远者如《论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释例》、《论王念孙方言疏证补》、《读黄侃论学杂著》、《诗豳风七月新探——兼论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是尊重古训，还是墨守古训》等。

先生1999年10月31日辞世，享年88岁。

先生治学之座右铭曰：审名实，重佐证，守规律，戒妄牵，断情感，汰华辞。1986年夏，先生缀朱熹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为联，颂祝张永言先生寿，其题记曰：“永言同志穷研故训，博综文史，新知培养，旧学商量，探索愈深，涉猎益广，征九服之异言，考六代之绝语，辨章风谣，曲通万殊，烛照之匠，自成一家矣。”此言先生亦足当之。

先生擅书法、精音律、谙熟医书，作诗填词则终生不辍。

先生为人儒雅方正、温柔敦厚，可谓高山景行；先生治学博

古通今、中西融通，堪称精严淹博。

## 上 篇

### 一、初识先生

1983年10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扬州召开“纪念段王学术讨论会”，这是继武汉（1981）、苏州（1982）之后中国训诂学界的第三次盛会，大家云集，盛况空前。我有幸与会并参与会务，在这次研讨会期间第一次见到了先生，并从此与先生结下终身师生之缘。

研讨会在扬州第一招待所召开，大多数与会代表也都住在那里，胡厚宣、殷孟伦、周祖谟和君惠先生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则住在招待所对面的珍园。珍园是扬州古老的名园，先生下榻在园内深处幽静宜人的一个套房内。记得那是一天晚饭后，我随训诂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扬州师范学院赵航教授去拜望先生。先生身着中山套装，脚登圆口布鞋，朝后梳理的乌发一丝不苟，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那晚赵航教授和先生谈到了训诂学的历史和现状，谈到了扬州学派与段玉裁和二王，谈到了赵航教授正在研究的课题。先生知识渊博、思路缜密，论及前修先贤肃然起敬，谈及研究现状忧心忡忡；先生虽年逾古稀，但神采奕奕，川腔通语，娓娓道来；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后生小子侍坐在侧，先生总是深入而浅出之，并不时面对我作些补充性解释，灼见真知，明白晓畅。其时我已有意报考研究生，但还没有最终选定报考哪位先生，此时暗下决心：君惠先生就是我要投考的导师！

会后我把报考君惠先生研究生的想法告诉赵航教授，他旋即

致信举荐，先生1984年元月9日复信赵航教授表示欢迎，并有话转达于我，第一层意思是告诉我需要读些什么书，第二层意思是告诉我学习的原则：“复习书目，殊难悉举，举其要者，亦即高名凯、叶蜚声、王力、胡裕树及黄伯荣数家之书，熟读深思，自然有得，便可裕如也。”“读常见书，练基本功，不必旁骛也。”“读常见书、练基本功”，这句话对于希望走上学问之路的年轻人至为重要，我常常用先生这句话回复咨询考研的学生，因为先生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是真理！

由于时间仓促，1984年应试时外语得分距线太远，结果名落孙山。此后一年按照先生的教导静心读书备考，1985年度报名后我把已经刊发的14篇大小文章，包括在《中国语文》上刊发的小文，给先生复印邮寄过去，先生很高兴；1985年初试，我的政治和专业课考得都非常优秀，但是外语还是没有过线。先生为此亲自到学校、四川省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破格给我面试机会，当最终获准的消息确认后，先生于1985年4月5日驰书赵航教授云：“请转告华君，准备复试，预计月内即可发出通知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先生的切实帮助和提携，就没有我之后的学术之路，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明确告诉我，这是给我的最后一次报考机会。我的学术和学术之路，是先生奠定的，我永远感激敬爱的先生！

## 二、承学师门

1985年秋天，我如愿忝列先生门墙，在四川师大的三年以及毕业后到扬州工作的十年，我一直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学习、研究。

我曾计划研习高邮二王，而最后决定专攻扬雄《方言》，则

是接受了先生的意见。自汉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历代学者并没有像对待《尔雅》《说文》那样重视《方言》，所传版本舛误很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为单薄，《方言》的整理和研究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困难很多也很大，而对我来讲，这种专题系统研究则是全新的。所以大到版本流传，前人研究的评价，今天研究的路径，小到如何收集材料、整理资料，先生都给我以具体指导；我的读书心得、小论文、阶段成果，先生都细致审阅、亲笔批改，甚至查好资料抄在卡片上带给我。

先生还给我引见了很多著名专家学者，并使我有幸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老一辈学者如周祖谟、萧璋、姜亮夫、蒋礼鸿、李运益等先生，当时的中年学者如张永言、赵振铎、王宁、许嘉璐、郭在贻等先生，到这些先生府上求教时我都带有先生的亲笔信。先生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不仅要把你带进学术，还要把你带入学界。先生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我从1986年初开始梳理历代研究成果，特别是清代成果，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做了一百多万字的卡片，装了满满两只纸箱，并在其后数年内陆续完成了郭璞、戴震、王念孙、卢文昭、刘台拱、钱绎、周祖谟等人的专书专论，其中钱绎论成为硕士论文，君惠先生领衔著述的《扬雄方言研究》一书第三编就是我上述成果的概述，而各篇专论则收入了1991年出版的论文集《潜斋语文丛稿》中。

1988年夏季毕业离开成都直到1998年暑假之前的十年间，我在扬州的研究继续在先生指导下进行，主要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校汇证的计划都曾经得到先生的指教。历代主要注家研究的完成以《〈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于1992年发表为标志，此后主

要致力于更广范围的材料搜集，同时针对周祖谟《方言校笺》做补正工作，并着手汇校汇证的具体准备，《方言》的整理与研究在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间隙坚韧地继续着。

1990年仲夏，我应约返回狮子山参加《扬雄方言研究》一书定稿，先生得知我的《潜斋语文丛稿》编成，欣然题签，年底读到拙著校样后援笔赐序，字里行间洋溢着鼓励奖掖之情。在这次会间，我还带去了一份训诂学文选的编写计划，先生详细审改了我的选目和体例，至今遗憾的是，《中国历代训诂学文选》于1994年出版前屈从出版社压缩篇幅的要求而删去了先生希望入选的个别文章，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补救。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后来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周秦汉晋时期资料的爬梳、研究，基于这一研究而于200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在2003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年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更可告慰先生的是，《方言》校释汇证的工作于2005年脱稿，一百万字，成果《扬雄方言校释汇证》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经由王宁先生和鲁国尧先生推荐，被评为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 中 篇

### 三、关于反训

训诂学上的反训，是我学习、研究古汉语关注的第一个题目。徐世荣先生在1980年第四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反训探原》一文，我读了之后有疑问，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扬州师